

日前，我市南锣经典传统剧目《老少换》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优秀传统戏曲折子戏复排计划名录”，成为全市唯一入选该计划的剧目。这一殊荣的获得，不仅彰显了南锣剧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也标志着这一充满浓郁地域特色的戏曲表演形式在传承与创新之路上迈出了新步伐。

我市戏曲工作者经过数年的走访考证，深入挖掘并恢复了沧州本土生长的南锣剧种最初的剧情故事、音乐旋律及伴奏乐器，力求通过复排几近失传的传统经典剧目，将数百年前的艺术瑰宝以原汁原味的形态，呈现于世人面前。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这部剧何时能正式登上舞台？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近《老少换》复排主创人员，一探究竟。



根据资料试制成的五字调南锣

沧县中小学：

读书日诵读《诗经》

本报通讯员 刘桂知 本报记者 魏焕光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在世界读书日的温馨氛围中，沧县中小学的“运河星火”党建读书品牌联盟，正掀起一股诵读《诗经》的热潮。校园、田野，百花盛开之地、春风轻拂之处，孩子们手捧经典，沉浸在诵读的喜悦之中。

“老师，那首《木瓜》我们已经会唱了，艺术节上我们想表演这个吟唱节目！”孩子们满怀期待地说道。“好，到时候我们再加上舞蹈动作，效果会更好。”在课后延时服务期间，沧县汪家铺镇于庄子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正字正腔圆地吟咏着《诗经》。

“运河星火”党建读书品牌联盟的创立，旨在以党建为引领，将课本之外的经典引入校园，深化中小学生的课外阅读体验，引领他们的精神成长。《诗经》，作为中华诗

歌的源头，其深邃的内涵与优雅的韵律，为孩子们在小学阶段提供了涵养品质、培养阅读爱好的沃土。

品牌联盟成立之初，特邀《沧州日报》副总编辑张徽贞精心挑选适合中小學生阅读的篇目，并编制了《读<诗经>、诵风雅》读本。同时，以沧州师范学院齐越学院院长张海燕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的《诗经》诵读为蓝本，引领孩子们走进美丽的诗经世界。

自此，《诗经》的优雅之声与校园的朗朗书声交相辉映，引发了师生共同的兴趣。在设有幼儿园的小学校园里，小学生带着幼儿园的弟弟妹妹们诵读，孩子们小手拍打着节奏，用稚嫩的声音诵读先民心曲。

在诵读中，师生们惊奇地发现，《诗经》中竟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元素——鸟兽鱼虫、草木果蔬的种

类各高达100多种。每一把野草、每一汪清泉、每一片沙洲、每一只飞虫，都蕴藏着无尽的诗意。各校老师巧妙地《诗经》诵读与绘画、舞蹈、书法等特色教学相结合，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孩子们在吟咏中描绘，在阅读



沧县汪家铺于庄子小学编创的《诗经》舞蹈

中书写，《诗经》中的草木、动物在他们的笔下栩栩如生，学习热情被彻底点燃。尤其是以古风扇面为载体开展的《诗经》配图活动，更是别具一格。《赠之以芍药》《蒹葭蒹葭》《静女其姝》……一幅幅精美的《诗经》扇面，成为校园赠送来

宾的别致礼物。

与此同时，《诗经》教学研究也在深化。沧县风化店乡望海寺小学教师高召霞，与同事们正在制定更深入的《诗经》校本课程，并开展相关研究，让诗经文化在沧县大放异彩。



南锣剧《顶灯》

南锣古韵 唱响新声

本报记者 魏焕光

不断创新的南锣剧种

这几天，我市戏曲编创赵宪坡特别忙。作为南锣剧目复排项目的牵头人、主持人及编剧，他正率领全体主创人员，为这部戏的上演进行最后的打磨与雕琢。

燕赵大地自古多慷慨悲歌，这片土地上衍生出了众多地方剧种，河北梆子、保定老调、评剧……无不演绎着北国儿女的品格与豪情。曾经在海兴一带流行的南锣剧，便是其中的一颗明珠。历经300年的沧桑岁月，它兴衰更迭，经历了诞生、繁荣再到沉寂的过程。而今，它又迎来了复兴的曙光。

谈及此，赵宪坡感慨良多。南锣剧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的南锣曲。清代以后，海兴当地的秧歌艺人将南锣曲的音乐元素融入表演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锣秧歌，其歌声高亢激昂，戏曲故事内涵丰富，深受当地群众喜爱。至上世纪40年代，部分南锣艺人勇于创新，改进了演出形式，彻底脱离了拉街表演的秧歌队，将南锣剧目搬上了农村的土戏台。自此，南锣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并日趋成熟。

黄骅、盐山、山东无棣等地，均有南锣演出队伍活跃在舞台上，并形成了不同的表演流派。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南锣剧一度沉寂无声。幸运的是，在1979年全国戏曲普查之际，海兴县文化馆创作员杨双发，通过深入走访整理，成功抢救了这一濒临消亡的剧种。他与曲作家冯世昌合作，改编了经典剧目《顶灯》，并创作了新戏《豆腐王》等剧目，使一批优秀的南锣演员得以崭露头角，为南锣剧的传承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然而，随着小众戏曲市场的日渐萎缩，加之创作队伍后继乏人，南锣的发展受到了极大影响。2007年，“海兴南锣剧”被列入河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海兴当地建立了传习所，为南锣老艺人们提供了传承平台。

2016年第二次全国戏曲普查的结果显示，全国4900多个剧种只剩下348个，河北省内虽存有剧种几十个，但沧州除了外来剧种，普查组仅确认了一个本土剧种——南锣。

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这个剧种命运的转机出现在2018年。

赵宪坡提到，国家为弘扬传统戏曲文化、保护戏曲剧种剧目，从2018年开始，在江苏昆山连续三年举办了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盛典汇聚了全国348个剧种以及木偶剧、皮影戏等戏剧形态、408个剧目，演出达201场。这场百戏盛典让全国剧种在昆山“团聚”，许多沉寂已久的剧种得以再展芳华。

南锣作为沧州代表性剧种，于2019年在原沧州市艺术研究所的组织下，精心复排了经典剧目《顶灯》，并受邀参加2020年百戏盛典。此次沉寂后的华丽回归，给全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锣的发展问题也因此重回到时任沧州市艺术研究所所长赵宪坡的视野。他认为南锣剧种要想不断发展壮大，必须从源头做起，不能深刻体会原汁原味的南锣剧目的艺术魅力和发展潜力，盲目的创新只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他在开展《中国戏曲剧种全集》南锣分册编撰

工作的过程中，又肩负起南锣传统剧目整理挖掘的重任。

与此同时，沧州戏曲音乐作曲家李刚，也在南锣音乐的挖掘、整理和创作工作中，成为关键人物。李刚在保定、黄骅一带演出的间隙接受了采访，他在电话中分享了南锣音乐挖掘整理的经过。

南锣音乐的演奏体系曾一度失传，李刚经过5年多的走访，走访河北、山西等地，终于寻得记载南锣伴奏乐器及音乐旋律的珍贵资料，恢复了以龙头琴、二管、唢呐为文场，以南锣、南梆子、哑钵为武场的演奏格局。

李刚坦言，为南锣设计唱腔和音乐殊为不易，因其旋律以吹奏乐为主，为此，他挖掘出了多首已失传上百年的民间曲牌并加以运用。经过深入研究与挖掘，他终于为复排后的南锣《顶灯》重新设计了音乐和唱腔，既有浓郁的韵味，又契合现代观众的欣赏习惯。说到《老少换》，李刚告诉记者：“之前的南锣剧目，都是一旦一丑双角色的表演。《老少换》这出戏中，第一次出现了多行当表演，唱腔需要沧州方言和音乐旋律中的装饰音、南锣主旋律‘五字调’相结合。因此这次复排难度更大。”

经典再现 老戏新排

《老少换》作为南锣剧的经典讽刺喜剧，以15岁的三姐被父亲抵债转卖、历经磨难与冯元终成眷属的传奇故事为主线，展现了一位小人物的曲折命运与戏剧艺术的张力。此次复排，自去年启动以来，便倾注了赵宪坡等人的心血。他们在参考残缺剧本和老艺人口述故事的基础上，对剧本进行了精心的改编调整，让故事

更加紧凑动人。同时，对伴奏和唱腔也进行了全新的设计，力求还原南锣剧的原汁原味。

目前，复排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剧本、演员、音乐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和调整，旨在通过“老戏新排，再创辉煌”的理念，将这一经典剧目打磨得更加完美。赵宪坡表示，希望通过这次复排，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南锣，感受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复排过程中，演员的选择成为一大难题。由于南锣的唱腔和道白全部采用沧州地方方言，同时，演员还需具备扎实的戏曲功底，才能根据南锣剧的旋律和节奏完成表演。经过在全市范围内的广泛物色，目前终于找到了6名合适的演员。这些演员来自不同的戏曲背景，有的是唱评剧、梆子的专业演员，有的是戏校毕业的优秀演员，他们的加入为《老少换》的复排注入了新的活力。

这次复排活动，作为沧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专业艺术工作的一部分，得到了多方扶助和支持。沧州市群艺馆、沧州京剧团提供了舒适的排练和工作环境，沧州市鸿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提供了经费支持，并协助完成了项目申报工作。这种国有事业单位与民营文化企业通力合作的新局面，保障了复排工作的顺利进行。

目前，《老少换》的复排已接近尾声，预计5月份能与观众见面。届时，《老少换》将和《顶灯》等经典剧目一起正式登台亮相，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这一经典剧目的再现，不仅将让人们再次感受到南锣剧的艺术魅力，也将为我市传统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和动力。

沈阳故宫博物院收藏文物10余万件，国家一级文物、一口源自献县的大铜钟，被列为该院镇院十宝之一。这口大钟形体巨大、造型精美，高达2.1米，重3000余公斤，它历经两宋、辽、金、元、明、清六朝，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这口大钟还一度为清朝皇室先祖努尔哈赤所喜爱，被视作满族人的祥瑞。

铭文非常清晰地记载着这口大钟最早源自献县：“承天皇太后破乐寿觉道寺，获大钟一顆，赐感恩寺……”乐寿即今天的献县。承天皇太后本名萧燕燕，即评书《杨家将》中的萧太后。历史上确有其人。萧太后曾多次兴兵进攻中原，攻破乐寿城后掠走献县大钟。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999年，《辽史》有明确记载：“冬十月癸酉，攻遂城，不克。遣萧继远攻狼山镇石砦，破之。次瀛州，与宋军战，擒其将康昭裔、宋顺，获兵仗、器甲无算。进攻乐寿县，拔之。”

1000多年前，献县地处宋辽边界，每有战争必首当其冲。公元999年，辽军攻破乐寿。当时辽人冶炼铸造技术相对落后，辽军见到这口铜钟，没有砸烂打碎，千里辗转运回了自己的地盘中京大定，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安放在了当地的感圣寺。这么重的铜钟，当时是怎样运到内蒙古宁城的是个谜。但由此不难看出，辽军是多么喜爱这口大钟。

1121年，金兵伐辽，大钟毁于战火。30年后，金朝下令重铸大钟。在此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这口大钟又辗转各地，最后落到了辽南盖州。明朝末年，满洲兴起。1621年，努尔哈齐巡视辽南，当地人为讨好他，进献大钟。满洲自认是金人后裔。所以努尔哈齐听说这口大钟为金人所铸，十分高兴，称之为“吾远祖遗物”。当时努尔哈齐正准备都辽阳，便欣然命人将大钟运送到了辽阳。1265年，努尔哈齐迁都时，这口大钟又随他来到了沈阳。1637年，皇太极在沈阳建钟楼，又将这口大钟移入，称为“盛京定更钟”。

大钟在沈阳钟楼悬挂了将近300年。1928年，张学良主政东北，大规模建设沈阳城。1929年，沈阳钟楼被拆除，有人认为钟表早已普及，大钟再无用处，干脆将它毁掉炼铜。幸运的是，建筑学家梁思诚先生正在东北大学任教，在他的极力劝说下，大钟没有被毁，被安放到了沈阳故宫。

大钟的铭文虽然明确提到了献县觉道寺，但没有说明觉道寺究竟在献县哪个地方。康熙《献县志》曾记载过觉道寺，也没有说明其具体位置。献县文史前辈白焕宗先生所著《日余杂录》，根据传说推断觉道寺位于今天的韩村镇后道院村。为了核实觉道寺的具体位置，笔者与董文飞、马景江等献县文史爱好者先后两次到韩村镇前道院、后道院两个村走访村民实地考察。经反复考证后初步确定，道院村确实有古寺庙遗址，而且就是当年的觉道寺，沈阳故宫的这口大铜钟，最早应该出自韩村镇后道院村，原因简陈如下：

一是，后道院村西的农田中有大量宋代遗留的砖瓦瓷器碎片。经鉴定，这些砖确无疑烧造于北宋时期。而沈阳故宫的这口大铜钟同样铸造于北宋，年代相近。

二是，后道院村这个寺庙规模很大，有能力铸这样一口大钟。现场的古代陶罐残片证明当时这个寺庙里有相当多形体非常巨大的陶器，且经当地人回忆，古寺庙遗址曾是一大片地，约70亩左右，明显高出周边农田两三尺，当地人称之为“大埕”，可见古寺庙规模相当大、财力相当雄厚，具备铸造这样一口大钟的实力。

三是，从寺庙的毁坏年代推断，沈阳故宫的大铜钟最早就源于韩村镇后道院村。殷家坟位于古寺遗址核心地带。据殷氏族人讲述，殷姓是明朝初年在此地立村，殷家坟已经安葬了殷家二十八代人。当年殷氏先祖立坟肯定要选无人居住的荒野。倘若当时寺庙还在，寺庙里的僧人则根本不可能允许殷氏家族在此立坟。由此推断，后道院村的古寺庙应在明朝以前就已经被毁坏。而该村寺庙的砖又烧造于宋代，因此该寺庙应该建于宋代，而其毁坏年代要么是宋代，要么是元代，而正史记载觉道寺恰恰毁于北宋。所以从寺庙的毁坏年代来看，也可以佐证后道院村的寺庙很可能就是当年的觉道寺。

钩 沉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向海兴两所小学捐赠价值5万元图书

本报讯（记者高海涛）为推进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4月23日，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有关负责人来到海兴县，通过海兴县恒信书店向县实验小学和北海港路小学分别捐赠了《名家名作快乐阅读书系》《海军陆战队》等少儿图书208种、1040本，合计5万元。

据了解，为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进一步营造书香氛围，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开展了不同形式、不同主题的读书节系列活动，向学生们展示阅读的魅力，带领他们爱上阅读。